

爸爸教我的事

铜绿山矿 钟和

幼儿园老师一起继续在园子里寻找,就连幼儿园的厕所的茅坑我爸爸都不放过,最后终于在那个幼儿园音乐室唯一的那架风琴后的角落里找到了哥哥。孩子找到了,大家都松了口气,老师们劝我爸爸别生气,别打孩子。没想到我爸爸就对哥哥说了一句:“以后莫在那儿玩了。”

再后来我哥哥大了些,更加顽皮了。每每犯错,爸爸也是尽量在言语上对他进行教育,不会像楼里的其他父母那样对孩子又打又骂。渐渐地,哥哥也长大了,明了事理,如今还为家里添了个大胖孙子。爸爸再也不用操他的心了。

今年清明回乡祭祖,恰逢老家重修家谱,我碰上了同乡的钱叔叔。当年,钱叔叔和爸爸一起招工到大冶有色铜绿山矿,只是他在七十年代便调回了黄冈市供电局。通过和他的一番交谈,我才对我们家族的历史和我爸爸的经历有了更多的了解。原来我们家祖辈是宦宦之家,都是科举出身,“与人为善、规矩做人”是祖训。我们族中有一位名人叫刘维楨,当年慈禧太后亲赐其“乐善好施”匾

额,御封“提督军门”,加赏尚书衔。但因他带兵打仗,杀戮太重,我祖辈作为族长主持修家谱时,硬是不准刘维楨入谱。祖辈为方便族人进城办事有个歇脚的地方,自己出资在黄州城里买地盖了一座大宅子。每逢青黄不接之际,祖辈常站在高处眺望,发现有人家厨房烟囱不冒烟就让人送些米去接济。抗战时期,张体学、刘西尧、孙侠夫等人经常在我们家路口的老宅子里开会,爷爷倾尽家产资助他们,孙侠夫还和我爷爷成了拜把兄弟。1945年5月老宅子被毁,爷爷率全家移居黄州城里的宅子,以教书为业。关于老宅子被毁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我在路口镇官网上看到的,据说被日本人烧毁;二是村里口口相传的,说是某组织以为宅里藏着金银,就拆房掘地寻觅。1949年5月黄州解放后没几天,孙侠夫就带了两个勤务兵扛了几袋米上门看爷爷,那时,孙侠夫是黄冈县首任县长。上世纪50年代时,为盖黄冈地委机关幼儿园,我们家仅留了几间房用作居住,其余全部贡献出来了。虽说那时家里日子过得清贫,但爷爷说:“祖辈敢顶刘维楨那样的豪门

家风建设

是勇也,身处逆境而坦然智也。”

钱叔叔家和我们家是老街坊,他说我爸爸十几岁就在外打零工贴补家用,吃了很多苦,甚至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受过不少白眼。钱叔叔的父亲是杀牛的,黄州有名的老革命漆大爷喜欢吃牛蹄子,他的父亲经常给漆大爷送。有一回漆大爷谈起我们家还叹了口气,连说对不住我们老刘家。我的叔叔和钱叔叔是同学,叔叔当年应招飞行员体检都过了,也毁在了家庭出身。钱叔叔告诉我,尽管身处逆境,但我爸爸不卑不亢,非常坦然,除了勤练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外,还非常喜欢参加文体活动。他乒乓球打得好,篮球裁判当得好,当年在黄石市都拿过奖的。

末了,钱叔叔感慨地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听着钱叔叔的讲述,我对爸爸的敬意油然而生。爸爸总是这样,遇事不辩解,不计较,待人真诚、友善,永远保持豁达的心境,一直秉承“与人为善、规矩做人”的祖训生活了大半辈子。这条祖训也在爸爸的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和哥哥的言行,成了爸爸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事。

青春的诗篇

铜山口矿 占小飞

青春是充满活力的,不管身在何处都积极散发着正能量;青春是勇往直前的,就算面对困境都有突出重围的信念。青春里,有欢歌笑语,有难过失意,伴着梦想且歌且行,或许是给自己最好的人生答卷。

踏着青春的步伐,我们来到了矿山。矿山的工作是平凡的,单一的,矿山的生活是枯燥的、乏味的,一切看起来似乎并不是那么如意。可是我们既然来到了这里,就要学会去热爱这片土地,用我们的眼睛去寻找它的美丽,用我们对工作的热忱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用我们的无限激情去给它增添更多的生命活力!

我相信我们的到来会给矿山注入新的血液。因为我们有理想、有抱负,愿意为矿山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用汗水与智慧为矿山的建设添砖加瓦,增添矿山的勃勃生机!

秋分

安徽蒙城 葛亚夫

从立秋到霜降,时光总会在秋分站住,把秋天分成两半,一半是收获,一半是落寞。

“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这说的是时令,适用于物候,父亲除外。父亲仍披着单衣,早出晚归。夏活早忙完了,庄稼业已“字正腔圆”,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忙着看秋,像曾经等我放学一样,他在等庄稼成熟,把它们领回家。

地里看年景,棉垛看收成。“秋分棉花白茫茫”,像一朵朵云彩,秋风一吹,田野就成了天堂。这时,鸟雀纷纷飞来,也想“分一杯羹”,所以要赶紧把棉花摘回家。“秋分不着‘霜’,到老瞎胡混。”父亲不是瞎混的人,天才麻麻亮,他就喊我起来,趁着露水,去拾棉花。

露凉棉暖,风清气柔,这让劳动充满诱惑,欲罢不能。摘完棉,父亲坐在地头,卷根烟,顾自抽起来。我指着左边那块荒地问:“谁家的地?”父亲叹口气:“能有谁?大伟那熊孩子的!”

大伟不正干!吃喝赌样样精通,就是不务农事。父亲摇摇头,心疼地说:“可惜了!荒了一块地,也荒了一个家。”大伟不务正业,家徒四壁,又嗜赌,负债累累,最后老婆也跑了。大伟抱着一个孩子,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父亲扔掉烟头,站起来说:“你别小看这黑乎乎的土地,他一点也不傻,有灵性着呢!你哄他,他也哄你;你荒他一茬,他荒你一生。秋分秋分,到秋天,好坏都分出来了!”

我一直以为,秋分度量的只是节气,没曾想还能甄别庄稼,标识人生。

父亲转向我,平静地说:“种了四五十年的庄稼,我没荒过一茬。”父亲已和这块土地融为一体,他以庄稼计算时光。一茬连一茬,一年复一年,四五十年来,他没荒废一年。我很羞愧,我不敢像父亲那样坦然地对自己说,这二十多年,我没荒废一年。

人生也是一块地,我还在为种什么庄稼纠结时,父亲已硕果累累。

该回家了。我背起棉花,走在前面,父亲跟在后面。现在,父亲撵不上我了,但我要不停回头,才能看清回家的路。时光不会等父亲,该轮到我了。我走走停停,等他,看路边的庄稼。地里的庄稼是农人的脸面,谁家勤谁家懒,都明晃晃挂在果实上。

在一块荒地前,我站住,问父亲,父亲愤愤地哼一声:“三利的!”

春节时,三利来串门,和父亲说:“还种啥地,一季庄稼还不如打两个月的工!现在谁家的庄稼好,说明谁家没钱!”三利说的是实话,他可以瞧不起父亲,但不该瞧不起庄稼。庄稼讲的是收成,是饱满清香的玉米、大豆、花生,不是一元、十块、一百的钞票。

我理解父亲的愤怒,也理解三利,他们都没错。只是,对于农人,地不能荒着,就像对于父亲,儿子不能荒一样。在三利忙于打工挣钱时,他儿子和他的地一样荒了。

“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这说的是时令,是庄稼,也是人生。

矿山女工

丰山铜矿 周雄飞

没有壮实的臂膀
没有坚挺的脊梁
却用柔情点缀着男人的世界
丰富着矿山的色彩
卷扬机房里
高耸的井架下
在地面的每一个角落
都会看见她们忙碌的身影
她们用娴熟的技术
特有的敬业
担当起那份沉重的责任
完成人生与矿石最为精彩的博弈
矿山女工
就像那一朵朵鲜艳的玫瑰
在坚守中绚烂绽放



职工摄影 她火岁月
冶炼厂 李鸿 摄

诗意武汉

大江公司 赵涵

深秋的武汉,还是一片热闹的景象,菊花漫漫,欣欣向荣。

首义广场上,火红的花坛里,节日的喜悦还未褪去,周围就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菊花。有的黄灿灿,热情艳丽;有的紫莹莹,梦幻浪漫;有的粉娇娇,柔媚温婉;有的白蕊蕊,纯净无瑕。漫步其间,犹如花海徜徉,已经忘了秋意渐浓,而仿佛是阳春将至,百花盛开,天地和谐,万物欣荣。

一直都觉得武汉是个不浪漫的城市,既没有上海的“洋场”气派,又没有苏杭的“天堂”景观,只是一个商业繁华、市井气息浓厚

的城市。而事实上,武汉的文化底蕴却是相当深厚的,这一点常常被我们这些新武汉人所忽略。在武汉已八年有余,岁月的沉淀,城市的变迁,让我不得不以全新的视野看待这个被我称作“第二故乡”的城市。

武汉从来都是生动的,只在于我们有没有用心去发现。这里不仅有黄鹤翩翩的先古遗风,也有敢为人先的首义精神,更有蓬勃发展的现代文明。

秋雨飘摇,漫步东湖之滨,山清水秀,绿竹摇曳,金菊怒放,红叶飘飘,好一幅婉丽的山水图!

那轻柔飘洒的雨滴,落在花瓣上,落在枫叶间,落在青丝中,落在脸庞上,一点一滴都是那么恰如其分,那么难掩深情,仿佛秋姑娘的眼泪飘向人间,向人娓娓道来她的缠绵与眷恋。

朦胧的武汉,此刻也有了烟雨江南的诗意柔情;清新的武汉,此刻也有了三镇江城的清丽脱俗……

飘逸的武汉,花香芬芳;清秀的武汉,柔情万千。所有诗意的情怀都属于此刻的武汉,所有浪漫的思绪,都汇于这东湖之滨的漫漫烟雨。雨后的武汉,洗净铅华,是这般的

玲珑清幽,超凡脱俗。

茫茫尘世,漫漫人生,有几时几刻能得此空灵意境?这漫天的秋雨,跨越了现实,穿透了古今,将武汉的山山水水渲染得古朴典雅,动人心弦。

林间小道,湖畔怡园,风清气朗,悠然自得。紫气东来,黄鹤翩跹,祥云净水,大美神仙!这样的诗意武汉,怎不叫人如梦如幻,如痴如醉?

风雨夜,闭上双眸,将这一江秋水带入梦中,回到那个最古朴原始的内心……原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

你是我的小苹果

冶炼厂 李鸿

天渐渐黑了,十里厂区也慢慢安静了下来,一轮金黄色的圆月已悄然挂上了夜空。

在电炉被压站作业平台上,刘青正拿着手电筒和记录本认真查看每根油管上的胎压读数。油管都检查完了,刘青轻轻地吐了口气,这时才发现皎洁的月光正透过厂顶的玻璃窗,如水银般倾泻在地面上。“哦,今天是八月十五,难怪月亮又圆又亮。”刘青突然想起今天是中秋节,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顿时女儿乖巧可爱的模样浮现在眼前。

女儿今年5岁,粉嫩的小脸蛋上镶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好似月牙儿,头上两个活泼的小羊角辫随着她的脚步一颤一颤的,看起来就像个可爱的天使。每次回到家里,女儿就会张开她那小小的胳膊,使劲儿扑到刘青怀里,在他脸上亲一下,边撒着娇边说:“爸爸,你回来咯!”每每此时,刘青都

会把女儿抱起来转两圈,边逗着女儿开心,边大声唱着:“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儿,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在刘青眼里,女儿就是他的“小苹果”,只要一看到女儿,所有的劳累和烦恼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午刘青上班前,和女儿挥手说“拜拜”,女儿抓住刘青的衣角,“哇”地哭出声:“爸爸,你不是和我拉勾说好了,晚上陪我一起吃月饼,给我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吗?”女儿的一席话,让刘青心里满是愧疚;自女儿出生到现在,这些年的中秋节,刘青一直都坚守在岗位上。原本和同事调好班,准备今年中秋节和家人一起过,好好补偿一下的,可没想到青工小王因家里临时有事请假了,眼看着班里的人员不够,刘青主动找到班长,说晚上顶替小王上班。“宝贝,乖,爸爸上班就回来,回来再给你讲

故事,好不好?”刘青亲了亲女儿的脸蛋,柔声安慰着。“我不要,我不要,爸爸说话不算数……”女儿眼里的泪花在打转。“宝贝,来,妈妈现在给你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哦……”一旁的妻子连忙过来抱起女儿替刘青解围。刘青狠了狠心,关上门飞一般地逃走了。

“嗡嗡嗡”,循环泵自动启动加油发出的轰鸣声,又将刘青的思绪拉回来了,该检查液站里的这三台循环泵了。站在循环泵旁,刘青闭着眼睛仔细听,感觉2号循环泵运转时发出的声音比较涩,要给2号循环泵电机轴承加润滑油了。在电炉上巡检了六年了,刘青早就摸清了这些设备的“脾气”,果然,在给2号循环泵油杯里注满润滑油后,声音马上恢复了正常。刘青收拾好工具,又走向下一个巡检点……

晚上十一点半,刘青下班回到家里,女儿已经睡下了。妻子给刘青端过来一盘月饼:“饿

坏了吧,中秋节吃块月饼,咱们一家人就能团圆。”刘青边吃月饼,边问道:“女儿晚上还乖吧?”妻子朝卧室努努嘴:“嘘,你宝贝女儿等你等了一晚上,还给你画了一幅画当作礼物,这不,刚刚才睡着。”

卧室里女儿眼角还挂着泪痕,手里紧紧握着一卷画纸。刘青小心翼翼地抽出画纸,打开一看——上面画的是六个超人。妻子在一旁幽幽地说道:“女儿心疼你工作辛苦,特意画了六个超人送给你,说是一个可以帮爸爸巡检,一个可以帮爸爸做记录,一个可以帮爸爸修理设备,一个可以帮爸爸洗工作服……这样爸爸就有时间陪我一起玩了。”

听到这里,刘青眼眶顿时湿润了,他俯下身,在女儿耳边轻轻哼唱着:“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儿,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儿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

职工书画

楷书 铜山口矿 刘庆强

